

說部叢書

初集
第五十編

義俠小說

血蓑衣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厚訂
一册

中 國 旅 行 指 南

定價
五角

吾國旅行。向無專書。故水陸往返。恆以不悉情形爲恨。是書詳記各直省之都會口岸。以及扼要之巨埠。既明且晰。卷末附鐵路行車價目時刻表。各有數十處。分門別類。一覽瞭然。洵爲吾國旅行者必攜之書。

丙午年六月初版
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再版

(血 蓑 衣 一 册)

(每册定價大洋貳角伍分)

原著者

日本村井弦齋

譯述者

商務印書館編譯所

發行者

商務印書館

印刷所

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
商務印書館

總發行所

上海棋盤街中市
商務印書館

分售處

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貴陽
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蘭谿
商務印書館分館

安慶長沙桂林漢口南昌雲南南京
蕪湖杭州福州廣州潮州香港

※此書有著作權翻印

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

血蓑衣

第一節

夜色如墨。急雨淋浪。筑後川堤間。水漲之聲。淒咽莫狀。時已宵半。遙聽堤右有槍聲。砉然一響。後即寂。無所聞。惟風雨聲仍宕往。瀟灑不絕。良久。見一人首高笠。轟然起。蓑被其體。髻髻然隱約見於堤上。右手持一婦女所用之手槍。左提一男子首。亂髮鬚髻。四顧無人跡。即徐至堤陰。於懷中出一栗主。時雨勢稍殺。風猶縈樹杪。刁刁不已。寒氣欲砭人骨。見此人以栗主置地。列人首於前。拜而致詞曰。鬻兄之靈。大仇得以報復。此次選舉之變。兄爲多數暴徒所賺。致殞其命。雖不能指實殺兄者爲誰。氏惟髭野郡長與兄素積不相能。必其人幸有此變。以語言激衆。故禍生倉卒。以快其陰私。且彼不僅欲甘心於兄。並以干涉選舉之名。使吾黨數十人皆喪失其身命。然則此賊實爲郡民總體之仇敵。余既痛兄復痛吾黨。皆橫遭无妄切齒腐心者。非一日。今日狙伺其出得間。擊死手斷其脰。以獻於兄前。魂而有知。當可瞑目地下。言竟。

誦佛數聲。若頌其懸解者。諦聽其語聲。則似一柔婉女子也。

川中水驟迸漫堤面如洗滌。然雨聲若斷若續。天賦若覆漆。星火皆絕。又聞此女仰天喟息曰。傷哉。無情之世界也。我兄若妹。與世無所忤。不意選舉變起。烈若爆彈之發。致無辜者盡血。反對黨之刃。使我遽犯殺人之罪。向例爲兄報仇。且事出公義。亦不致干重律。脫跳身而逸。無論益加罪戾。且亦示怯不武。毋甯出而自首。則光明磊落。卽受罰亦爲衆所欽。雖然。自選舉之禍發。在位者皆紛糅無定識。何處更分黑白。況警察長必右豪族。以余殺郡長。必撻其怒罪人。旣得則必先逞忿於余。則受辱必。有不堪設想者。二者相權。則不如遁跡之爲善策。卽取一幅巾於地。舉手槍首級。栗主悉裹之。繫以石。擲諸川水。漩渦中渺無踪影焉。

雨漸止。斷雲之間微露半規。溼月光朧朧然。此女若惡月光之照。以笠簷下。覆眉際。循堤。恩恩疾走。凡人於從容無事時。氣壯旺。舉武輒橫厲。無前至倉皇欲遁時。雖力奮其趾而氣怯足弱。轉形鈍滯。獨此女矯捷最甚。舉足若不著地。無論茂草叢石均。

不足爲其窒礙。若夢中破空而行。飛越絕跡。一轉瞬間。已入一森林中矣。

既行久。則足力爲疲。氣沄沄上喘。欲就憩息。顧林中幽寂。自語曰。此處殆可少休。卽卸其笠。林際月光。自葉隙中穿入。恰射此女之面。色淒楚。不揚。具有無限鬱勃。然天生麗質。顧影倩然。不以憂戚減其神采。且齒不逾二十。其玉立亭亭。誠爲閨中之得未曾有者。噫。是誰氏名媛。竟纍纍然亡命爲逋人。能無扼腕耶。

異哉。夜已過半。地旣與居人絕。深林幽屏。旁無廬舍。忽微聞有呻吟聲。且嬌柔若婦女。此美人側耳以聽。聲復在近處。而林陰魑魍。然有足爲愕眙者。

第二節

此美人循聲乘月踪跡之。瞥見一大樹根旁。有少女頽然偃其下。若病困者。視其衣沾雨淋漓。濡若出水。知其憩此已久。臥而無氣以動。聲息不絕者若縷矣。脫聽其自然。則命櫟絕當在呼吸。正不知此女自何所來。乃憊頓可哀。至於此極。此美人見此女狀。則頓忘己爲逃人匿跡者。迫於惻隱之念。不能自己。卽趨近其側。詢之曰。女友

胡事至此。病者耳雖能聆其語。惟困於疾。氣微弱不能舉其詞。欲答不得。其惻楚難忍。隱欲乞援之狀。於無語中慘然流露。此美人視之。益爲心惻。曰。女友之疾。必至沈困。余尙有刀圭在。不知能已否。卽於懷中出一藥裹。就川中掬水。兜其掌調化之。送病者口。使之徐飲。

此藥性至捷。入咽後。少頃。覺病者神稍復。此美人知藥能奏效。復以手撫其脊。謂之曰。女友。疾當少已。惟臥此沾溼地。塗泥濘塞。胡能甯體。望中有一敗刹。願掖汝至彼稍憩。余當爲善治之。可強起。伏余肩上。依余體勉行。脫困弱。不能。余不妨劍負以往。病者旣絕而復蘇。自荏弱不任步。此美人即負之走。徑投林深處敗刹之中。

此敗刹中闕無人居。幽闇不可辨。喜月光漸朗。若隨人入。刹微茫中見二三石佛。傾欹其間。簷隳而柱朽。蛛網滿布。冥晦之氣直襲鼻觀。信人跡所未至。此美人以避難得此幽荒地。轉覺意愜。卽偃病者於地。多方施治。病者漸手足靈活。始稍稍能出聲。微言曰。姊爲誰氏。余夙未識。幸得垂救。不然。余已早絕矣。生死肉骨之恩。捐糜莫報。

此語實病者由肺腑中出。此時復諦視拯己者爲一至高貴之美人。心益尊崇之。此美人以是女體漸復。能言。至爲喜慰。卽詰之曰。視姊狀。非此間土著。必自他方來。胡緣病困。蓋此女服至樸陋。而髮髻異狀。故知爲他所人。諦觀其面。雖病中而眉目頗秀麗。惟態度則儼然爲貧家女。此女見詢身世。泣然流涕曰。余自長崎至東京。道出佐賀。以事欲覓一人。詎此人遭意外變。已殞其生。余不得此人。則至東京亦不能行。余事。余願已成畫餅。旁皇於此。無所之適。且選舉之變。禍亂麻起。無一所可投止者。心俚俚不知所屆。蒼黃入此森林中。體旣憊竭。復惟怯憂灼。致體大不適。困莫能興。旣不攜藥餌。而曠堃中復無人可依。重以大雨如注。無尺寸地可避。自問必命絕於此。天幸得姊來。負我。治我。撫慰我。病乃良已。雖然。縱蒙救。奈在此荒曠地。作何寄跡。且言且目注此美人。意若欲乞其始終。援手使之得所。特慙弱於詞。寄意言外耳。此美人突詰之曰。所云欲往依者。不幸遭意外變。致殞其命。其人究爲誰氏。女曰。此人爲著名演說家。姓鳴野。魁其名。欲與之商榷。至東京旬當。此君家在距此七百里。

之山村內。距余至二三日之前。因變起。渠遭戕害。此君有一女弟。又復他出。不知其蹤跡。致余無所投止。計惟有獨行至東京耳。足弱旁皇。故留滯於此。

此美人聞之。心巖然。若有所動。女則目注不釋。而天空適有浮雲起。若片席。月光爲之掩。剎中驟暗。竟若修夜冥冥矣。

第三節

夜既過半。荒野曠寂。惟遠寺鐘聲隱約。斷續風獵獵。嚴撼破屋。浮雲乍退。淡月復漏入。見兩美人方漠然對坐。一低首無語。一仰頰若欲聆其言者。此美人不知方作何籌度。默然良久。比思慮定。卽謂女曰。若莫怪余窮詰。若究因何事間關至此。因何必欲覓鳴野君。其具以告我。女不卽答。惟目灼灼視此美人面。旣而曰。余諦視姊容。極肖鳴野君之女弟。何也。頓使余心恍恍。此美人曰。止。余欲先敏若姓氏。女曰。余家於長崎之大浦。姓星月氏。曰蓮。父名晉。此美人聞之。不自知脫口而出曰。噯。不意姊爲星月君之……女不俟其言畢。亟曰。姊旣知余爲星月君之女。則姊必爲鳴野君之

女弟無疑矣。此美人至此。亦不諱。慨然答曰。是也。

斯時女不意於困難中。驟邂逅意中夙欲見之人。喜心翻倒。幾欲嚙嚙起舞。嚙然曰。余何幸得於此地遇姊。是何異於九幽獄底。得見我佛世尊。姊知我心。念快否。余請覩縷所歷。以塵清聽。世上不幸人。莫有甚於余者。余父本鹿兒島人。明治十年之役。爲敵軍所虜。嗣得脫。即挈母及余遁跡長崎。從事賈業。余父於治戰事。誠不肯後人。惟商業則夙所未究。強任之以與衆相角逐。故俛得俛失。屢折閱不能勝。無幾時。而余母又復病逝。余與余父內外殫力相摺拄。卒不得臻起色。余有叔在東京。本爲顯宦。人莫不爭趨之。權勢赫奕。震動一世。曩曾寓書於我父。趣其入京。詎余父與叔素冰炭不相合。且十年之戰。叔持議與敵合。父因此益嫌余叔。至死不欲相見。故甯窮困不振。誓不應其招。此後無隻字與叔通問。姊試思余父。硜硜不變。謀身愚拙至此。尙復誰尤。使當時卽詣東京。則此日印繫肘後。持梁齒肥。朱輪華轂。極仕宦之樂。亦何至腐顏低首。逐什一。執猥賤之業。卒不得免窮厄。致余以弱質跋涉遠道。被霜露。

踐荆棘。受無量怖苦。此豈非我父貽余以荼毒哉。噫。於初覲面之女友前。卽歷歷道家事。且訾訾其父。不遺餘力。絕不顧人齒冷。誠足駭詫。此美人聞其語。早心薄其人。且心有隱痛。實不耐其瑣瑣。卽謂之曰。此爲姊家事。且已。既往似亦不必再勞口實。余所欲知者。姊至此之原委耳。

女木然半晌。始言曰。非好爲喋喋。不縷述緣起。恐姊聽未了。余父素喜執民權。自由之說。雖厄難不挫其志。至身家亦所不計。視錢財實土苴。之不若惟欲徑行其意。數數爲演說。以強聒於稠人廣衆中。所至輒多齟齬。故境益大困。去年鳴野君在長崎下獄時。余父皇皇若不知所措。斥余家所有悉送諸獄。冀紓其禍。致余家赤立無餘物。卽余之衣飾亦爲之罄盡。靡有子遺。至今每一念及。輒大慙悔。然亦無可如何。徒以手擊頭。悼嘆而已。不意至秋初。余父忽遘疾日革。下旬竟爾逝世。彌留時。曾呼余至榻畔。謂余曰。吾死。汝可往東京依汝世父。渠位男爵。旣爲華族。席履臚厚。且疇昔曾寓書招余。汝往。必有以撫慰汝者。惟汝從未與之覲面。不便昧然以往。余已作

一緘。可致汝叔。且外附數物。足爲憑信。曾以此囑余。余因此有東京之役。惟經營喪葬。事大不易。余赤手相搏。幾於皮骨都盡。空囊羞澀。來日大難。旅行之需。正不知作何籌措。以鳴野君與余父爲莫逆交。欲過彼告緩急。以資朝夕。今雖鳴野君不可見。幸逢姊。得不棄。援手活余。願始終爲籌畫。俾得成行。他日抵東京。則必倍蓰以償。惟垂憫焉。

也。

方言時。墜月之光。適照此女之面。其容亦頗忸怩。不自安。卽旁人視之。亦代爲面熱。

第四節

以始識面之人。且已蒙其治疾方。歉感之不暇。乃沾沾爲哀詞。以乞貸。能無顏汗於啟齒。而此美人則慷慨頷首曰。脫余兄在。則區區者自當應命。不幸余兄長逝。而余又在窮途中。無家可歸。不能爲若籌度。惟有稍盡余心。以聊副雅命。言次。卽出五十金奉之。女此時樂不可仰。身浮浮然。若坐雲霄中。口稱謝。若貫珠不絕。曰。余至東京。

必先籌寄言次。卽手金入懷內。惟恐不及。此美人覩其狀。靦然微笑曰。此不腆之敬。聊以餞別。不及待若還也。女曰。味姊言。得毋有介然於懷者。曰。非也。恐姊還金時。無受之者。奈何。女憫然問故。曰。至彼時。余是否能生存人世。正未可定。女聞言。益疑詫。曰。姊言余實未能體會。此美人垂首不語。女移坐就詢之。曰。姊今居何所。美人色悽然。徐曰。余已言之矣。本無家可歸者。女曰。然則姊胡以適經此地。則慙然有間。曰。余亦與姊所言旁皇無倚耳。女曰。姊今欲擬往何所。此美人側首微思。曰。至何所耶。……姊以爲身世不幸。若余者。實不幸之尤者耳。少孤露。無戚屬。僅一兄。復不幸見害。余正未知投身何所爲善也。此美人言時。卽目注女。而女本蒙然。無血性者。特聞其言悽惻。卽蹙額作憂容。曰。旣如此。姊不如偕余至東京。果偕余往。余叔方居顯要。姊子然一身。不患余叔不爲之所。且途中得伴侶。亦足以稍稍排遣。不愈於踽踽獨行乎。余二人若姊妹行然。余卽姊若。姊今幾何歲矣。言次。忽恍然曰。姊殆生十九年。與余同甲子。且聞姊亦小字爲蓮。洵爲奇遇。

此中殆佛氏所謂有因緣者。則不僅爲姊妹。且親若一身。偕往東京。諒必邀姊許可也。

星月蓮之爲此言。非感發於中。不能自己。所以周旋至密者。非他五十金之效用耳。時古剎前叢林中。梟鳥啼呼不絕。星月蓮聞而體戰。卽以身倚鳴野蓮之體曰。此鳥聲殊惡。令人毛戴。鳴野蓮亟退數武。星月蓮見鳴野蓮色悽厲。異常容。月光頽然。亦作青色。風僚慄砭刺肌骨。景物益荒惡。可怖體粟且纍纍起矣。

鳴野蓮徐起向外。睽然四矚。眸光銳若鋒刃。矚已復還坐。稍前作極細又極沈著聲。呼曰蓮姊。星月蓮不知其何意。覺肺葉爲之大震。而梟鳥亦怪鳴一聲。若與鳴野蓮之呼聲相應和者。

第五節

草木皆僵。萬籟盡死。此荒荒破剎中。一手刃敵人之美人。出其最悽惋。最沈痛之聲。曰蓮姊。是否眞視余若姊妹行。眞能偕余至東京。託余於若世父耶。星月蓮半晌始

澹然答曰。自當偕姊至東京。余已言之矣。鳴野蓮曰。姊卽有爲難處。亦肯偕余行耶。星月蓮曰。亦無甚爲難處。且旅費已厚叨姊賜。鳴野蓮曰。旅費何足論。余所齎尙不
乏。惟余有心事。不欲人知。故擬潛至東京耳。星月蓮愕然曰。姊行不欲人知耶。……
鳴野蓮默然不之答。

星月蓮見鳴野蓮色慘慘不甯。且云不欲人知。知必有大事。愈思愈可怖畏。乃詰曰。
姊究曾作何事。若此畏人。鳴野蓮自忖欲與之道臆中事。恐一漏洩。必更多窒礙。欲
含混不言。偕往東京。則白日公行。恐爲仇人窺伺。則危險益甚。旣偕是女往。脫彼爲
有肝膽。能急人可倚賴者。卽有險。彼且能爲力。今視此女。殆非其儔。其不足恃也明
甚。則偕行實難防不測也。

時月欲墜。光入破牖斜照。一隅星月蓮突見屋角堆蓑衣。一領陡然大駭。躍起呼曰。
此蓑上血。胡自來耶。鳴野蓮急止之曰。咄。勿復語。

星月蓮目注此蓑。齒震震相擊。鳴野蓮色凝然不改。卽手挈蓑視之曰。姊已窺余隱。

余更何諱。惟余雖以本末語姊。願姊勿食前言。仍當偕余作東京之行也。於姊前。余復何隱。今夕實爲兄復仇。手刃仇首。致血濺余蓑。星月蓮聞語未竟。驚而狂踊。幾至顛踣。鳴野蓮時轉微笑。持蓑指血跡曰。此爲余戮仇之憑證。余亦不欲不言。在姊驟聞。余言必以爲擅賊殺。犯刑章。爲駭人之舉。然其間竊有苦衷。當時反對黨暴徒恣虐。出不意襲攻余家。余兄竟死。仇手脫其時。余在家亦足爲余兄助。或兄可免於難。又值余他出。致遭此慘變。比余回。則兄已負創至重。殆欲絕命時矣。余急抱持兄體。方圖營治。而兄僅一語屬余曰。當爲我復仇。語竟張目而死。余且痛且忿。即挾刃出。欲得彼黨而手殲之。詎黨人已散。驟不可蹤跡。惟有日夜潛身偵仇者。出守而俟。間以行至今夕。得遇髭野郡長。亦出其不意。以手槍擊死。斷首以祭余兄。余本擬自首。歸罪。惟選舉之變。風潮迄未甯靜。此足下一尺地。不啻爲彼黨窟穴。設投身警察。將受窘。不知何底。不如前詣東京。屆時余乃出而自首。受戮於衢市間。亦足以顯余之志。概而願乃大伸。則一瞑終古。永無所恨。且使彼黨知余一弱女子。猶足以制其死。

命。當。使。後。之。干。涉。選。舉。者。知。所。懲。儆。也。故。余。至。東。京。之。心。已。決。請。釋。疑。慮。此。行。必。與。姊。偕。

鳴野蓮言竟。方靜竢答言。詎星月蓮突跳身起。而櫓間梟鳥亦兩翅相拍。礫礫作聲。第六節

窮鳥入懷。獵夫且助之。鳴野蓮以爲兄復仇。方纍然無所投止。星月蓮旣得其本末。自非有胸無心者。方敬憫之不暇。必不忍忽然舍去。況鳴野蓮曾拯之於九死之中。且慨然以重金相贈。竟已安然受之。在鳴野蓮雖不以此自居。惟旣掬肺肝相告。亦不無有望於彼。庸詎知此念竟成虛設耶。

蓋星月蓮聞其言。驚起亟舉武而退。儼避之若浼者。鳴野蓮已知其意。低首不言。蕭然破剎。朦朦欲盡之月影中。兩美人瘖不一發。恍若殿中石佛相峙。塊然不動也。

二人不語之間。鳴野蓮舉其頰。喪欲闔之目。潛視星月蓮之面。星月蓮知其注視。心爲慄然。不自意出言曰。然則姊爲殺人之罪人矣。鳴野蓮低答曰。是也。卽稍前與言。

曰。蓮姊意中似憎惡余。不欲偕往東京者。星月蓮復不答。鳴野蓮太息曰。然則姊真憎我。不欲偕余行。若是。余亦何必定與姊偕。余儘可獨往。鳴野蓮爲此言時。悲痛已極。然特含茹方寸中。絕不形諸容色。星月蓮聞此言。腦筋若已死。一無感覺。仍默不發聲。惟覺其心甚忐忑不安。灼然兩眸。注鳴野蓮不已。

鳴野蓮至此。不覺熱淚欲滴。較之曩日。尋仇時。心尤杌隉。蓋自悔胡以無端舉隱事相告。此余目力不足。不能自藏於人乎。何怨。蓋懊喪悲恨之情。莫過於此。不意星月蓮探手於懷。出所受之五十金。置鳴野蓮之前曰。謹以璧返。一若此金出諸己橐。足以酬莫大之恩者。鳴野蓮吞淚頷首曰。姊旣憎余。故返余金不受。亦無不可。惟此金乃余贈姊作旅費者。非余欲偕姊行。以此悅姊也。余自知無望於世。我已……語至此。目視星月蓮。俟其作何語。良久。星月蓮仍無言。鳴野蓮復曰。我已犯殺人罪。待死而已。則此金亦無庸返余。姊卽以此金作拾遺觀也可。鳴野蓮言至此。可謂摧心墜魄矣。詎麻木不仁之星月蓮復作譟語曰。此不祥之金。余留之。恐將作祟也。